

史集厥突

上 冊

岑 仲 勉 撰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突厥集史

上冊

岑仲勉撰

中華書局

內 容 提 要

本書輯集我國史書、各類雜著以及碑誌中有關突厥的資料，按繫年先後或類別連貫編次，取其較有系統；遇敘說有異同的，則加以考證，取其較為可信。另附散篇著譯論文多篇，也都足供研究突厥史者的參考。

書分上下兩冊。上册爲突厥集史紀年；下冊爲突厥本傳校註，突厥部屬傳校註，中文、突厥文碑誌校註及附錄。

突 厥 集 史

(全二冊)

岑 仲 勉 撰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850×1168 耗1/32·35 3/4印張·854,000字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1,300 定價：(9)4.80元

統一書號：11018.86 58.10.京型

引言及編例

一九三四年馮承鈞氏譯法國沙畹“西突厥史料”出版後，我略讀一過，覺得他編寫的宗旨，注重中亞，故當日（一九〇三年）聖彼得大學代為印行。中古時代中亞局勢，不單止與隋、唐密切相關，其歷史也多賴隋、唐古籍而得傳，沙氏此書，在我國史學界看來，算得是關係重大的名著。

然而西突厥起源於（東或北）突厥，欲了解前者，非先通後者的歷史不可。突厥承匈奴、蠕蠕兩大帝國之後，佔領整個漠北，鄰接我國，交通亦極頻繁，我國人對它的史料，尤須有明確的認識。因是之故，我在讀書時遇有關於突厥事迹，便用片紙錄出；抗戰入川後某一個時期，更曾專心做過搜採、校訂和考證的工作。勝利伊始，進行整理，事甫及半，離開南京，擱置者七年。去歲重溫舊業，並把多年來個人涉及突厥史的研究詳加審定，附錄卷末，本書暫告完成。惜關於突厥帝國之外人書論，尤其蘇聯同志的研究，極少見聞，最是遺憾，本書只能作為我國所見到的突厥史料而已。

散見之史料，性質雖頗為複雜，大率都附帶時間性，輯集方法，略仿戴錫章西夏紀、吳廣成西夏本事等以繫年先後為次第，說有同異的加以考證，取其較可信者。若連屬多年，則參酌始言或終言之例而書之，偶遇少數不可確定，便附於相近年代之末。繫年採西魏、北周、隋、唐紀元為連貫，次附東魏、北齊及南朝年號，最末乃記公元，取其便於與國史比讀也。計起自西魏大統八年，訖唐天寶十四載，凡分十卷，自是以後，國史特提突厥者不過零星十數條，彙附其末。

敘述較有系統者是各史志內的突厥本傳，北周書、隋書無論矣，北史就是總合上兩項的作品。通典與舊唐書大概是承襲吳兢、韋述的唐書舊稿，太平寰宇記因之，這三種雖大同小異，然互有詳略，不能偏廢。新唐書則在前三書之外，再參考當時尚能保存的唐代各朝實錄，有其獨到之處。我對於這一項工作，重在根據手頭所有的板本而比勘其錯誤；如果錯誤在原文，也就拙見加以考證。校註之文寫作小號字，列於句的下頭。其有缺乏時間性的零碎史料，則約加類別，合附卷後。清人常引的文獻通考，就突厥史而言，已是四、五等史料，故無取焉。

突厥盛時，除本部外，還有它所役屬的九姓鐵勒及其他幾個部落，多與突厥的興亡有關，故作突厥屬部傳校註。惟回紇在突厥既亡之後，自有其更悠久的歷史，應別成一部，所以敘回紇事也截至天寶末而止。

突厥部人的碑誌、列傳，可分為漢文與古突厥文兩類。初唐時代契苾何力一家對唐効力不少，故併予採入。若中唐以後之渾瑊、李光顏等，漢化已久，則概從割愛。康阿義屈顯然出自中亞，因碑中一段專記突厥亡時事迹，取其可略補他史所不足也。

古突厥文碑涉及突厥而有重要意義者，惟噉欲谷、闕特勤及毗伽可汗三種，爲欲劃分原石行數，故從新改譯；又求便於閱讀全文，註釋統放在後方。至著者一九三七年所寫跋突厥文闕特勤碑（見輔仁學誌六卷一二期），已納入註釋中，本書不再複出。

附錄一卷，大半爲著者對突厥史研究的著譯，惟古突厥文字母略釋一篇，係居南京時請韓儒林先生代譯。又蒙古之突厥碑文導言，亦由韓先生就他的原譯略改數字，借光篇幅，應致感謝！

近年從文獻中獲知清道光四年頃陽城張敦仁氏曾著有突厥雜史，惜其本無從購覓，至不克步武前規，少勞探索，此則寫成此書時所最感到不足者。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岑仲勉記於廣州。

編後再記

突厥集史稿大致寫定於十年以前，因行將付排，再作一回總校，間有零碎的見解，插補不便，故掇拾而成此編後之記。

我之研究東突厥史，是抱有兩個目的：1. 西突厥史既略試問津，如不兼明東突厥的情況，則得其偏而缺其全，尋其流而昧其原，未免陷於一知半解。2. 舊時讀突厥史略，腦海中已留着中華民族與塗蘭族（學者相承認爲突厥族的前身）在上古時關係如何的問題，故整個突厥史之研究也就是漢族源流史研究的一部分；歷年來所寫的揭出中華民族與突厥族之密切關係，闡揚突厥族的古代文化、狄名探原、突厥與兜鍪（均見本書附錄）等篇，都在向這一問題尋求解答，奈惹不起人們的興趣，進展很少。最近得讀蘇聯 C. И. 魯金科博士論中國與阿爾泰部落的古代關係（一九五七年考古學報二期），他以爲“這種關係在古代即已產生，至遲是從公元前第一千年的中葉開始的。”（同上四八頁）對於我歷來揭出的見解，給以有力的支持。然而魯金科博士所依據者是考古發掘的材料，在最初漠北種族南向移徙的時候，影響當然不够顯著，是則我根據史文溯源於公元一千年前，與他的說法並無衝突。他又說阿爾泰諸部落當時的生產技術，已經有各種各樣的鐵製工具（同上四三頁），那末，穆天子傳的“鐵山”應是真實記錄，（見拙著西周社會制度問題，一九五六年初版四五頁及註3。穆王約當公元前第一千年的初期）也可得到有力的佐證了。

一九三二年我讀過伯希和氏對翁金碑文略釋（輔仁學誌三卷一期中亞史地譯叢六頁）之後，在寫突厥各朝傳略（見本書附錄）

時，已疑碑的主人 T(a)č(a)m 可能是咄悉匐，其理由：骨咄祿之“咄”與 -t- 對音，北魏譯 Samarkand 爲悉萬斤（突厥中興時代註四三）。近檢得抗戰期間小野川秀美氏的溫昆碑文譯註（見羽田頌壽論叢。勉按“溫昆”應作“翁金”爲合），就證 Tčm 爲咄悉匐，與我從前所疑，不謀而合。他曾譯釋碑文，並附詳說，讀者可以參看，此處不贅及。

突厥與兜鍪一文（見本書附錄），一九四八年在廣州刊出。近見馬長壽氏說，兜鍪，“近代學者對此未加研究。據馮家昇先生談，突厥語稱帽爲 türkü，此或六世紀突厥人因以爲號之由來。”（突厥和突厥汗國一頁註 1。）按此字首一音組還可對“兜”，末音 kü 則與“鍪”直不相侔也。

馬氏書以今之 Abakan 河當阿輔水，Dzyagel 當處折水（同上引五頁）。按我所證的 Obi 河是兩音與兩音相對，若是 Abakan，則 kan 音在漢文無着，而且“輔”字帶有唇音元素，aba 未見其切合也。第二名處折水，余曾擬之以爲突厥文之 Kügis（山名）。按處折，切韻音 tsiwo tsiät，kü 之顎化得爲“處”，gis 之軟化亦得爲“折”。把 Dzyagel 對“處折”，雖可將就，所憾者此外國名未見於古典。尤其是周書又著踐斯處折施山，“踐”字似訛，北史及太平寰宇記皆作“跋”。若然，則“跋斯”應是突厥文 baš 之音寫，直譯爲“頭”，但溫昆碑常作“聖泉”解。由此推之，處折水極可能與處折施山同一語原；依 Kügis 則末尾“施”音有着落，如認爲 Dzyagel，則“施”音落空矣。Dzyagel 似與漢書九四上之邸郅居水有點相類，是否待考。

馬氏書又云：“鐵勒名稱，原音爲‘Türk’，與突厥之原音相同。”（同上八三頁。）按西方學者舊以 töliš 爲“鐵勒”的原語，我曾首先提出駁議（輔仁學誌六卷一、二合期拙著跋突厥文闕特勒碑九至一〇頁），經過多年尋究，作出有三個語源可能的擬議，其第三個即“突厥”複數 Türkler 之音變（詳說見本書卷一四隋書鐵勒傳校

註),與馬說相類而不盡相同,因為假定如此,則“突厥”是 Türküt,“鐵勒”是 Türkler,顯有分別也。若依馬氏說,兩者同爲“Türk”,則當日此兩名極爲通用,談話間如何判分,是很難想像的事;尤其“突”音含唇音元素,“鐵”音不然,以“鐵”對 tür,相形之下,有點勉強,所以三個可能中我把它放在最後頭。

復次,隋書鐵勒傳各個部族名稱,很難斷讀,已有詳說(見本書卷十四校註)。我既提出各個名稱的可能語原,故不能不加以點斷。今馬書(三頁)未揭根據,遽予逗分,給人們以這樣讀法已成定論的錯覺,在通俗讀本上尤其是不可爲訓的。更有分句雖合而所舉語原却未必合的,如以 Az 當“訶咥”(同前引四及七五頁)。“咥”在蕃語中廣韻音“丁結切”,應相當於 t,不能當 z 也。

馬書引隋書突厥傳:“其部內薄孤、東紇羅尋亦翻動”,謂“薄孤”即“僕固”,“東紇羅”即“同羅”(同前引二八至二九頁),從讀音勘之,說當可信。不過我所見的幾本隋書,都作“東紇羅”,只北史九九作“東紇羅”。如果隋書版本確有或沒有作“東”的,都應該聲明,以免讀者狐疑。

馬氏書把 Kängü Tarman 寫作“康居泰曼”(同上九一頁)。按 Tarman 在唐史常譯“貪漫山”,即略去中間的流音 r,隋末有達漫可汗,亦似依此而命名。

馬氏又說:“至始畢可汗以後,昔日所謂‘阿波可汗’,改爲‘阿波達干’。”(同上四〇頁註1。)說來不够明白,“阿波”是號,可汗得有是名,達干也得有是名,兩者固無必然之聯繫性。

馬書既認“室點密可汗”爲 Istāmi qagan 之對音,但又說“此可汗原名帝瑟波羅斯(Dizabaulos)”(同上一八頁)。按“室點密”在嗚昆河碑作 Istāmi,名從主人,這就是此可汗的古突厥文的原名。Dizabaulos 只東羅馬文字之譯寫,從嚴義而言,不能說是“原名”,猶之我們不能說漢文的“室點密”是他的原名。

通鑑開元八年下記噉欲谷掠涼州契苾部而去，結語謂“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馬氏以爲“此結語恐不適當”，甘涼二州回紇等部不堪王君奭的壓迫，北奔突厥，“直至開元十五年始可云苾伽‘盡有默啜之衆’”云云。（同上七九頁及註5。）按開元十五年北奔的部落似只是抗拒的一部，所以元和時代境內還有契苾部流浪；唐末甘州回鶻之立國，也就以開元前住落此一帶之部落爲骨幹（參看東方雜誌四一卷一七號拙著誤傳的中國古王城），河西的鐵勒並未掃數退回漠北。何況此種部落在太宗、高宗時已住落我國，遠在默啜之前，非默啜當日所能統治，根本上不能說是“默啜之衆”呢！

周書突厥傳記他鉢可汗說：“但使我在南兩個兒孝順，何憂無物耶！”隋書突厥傳改作“我在南兩個兒常孝順，何患貧也！”通鑑一七一採用了隋傳的句語，胡三省註：“在南兩兒謂爾伏、步離二人，所部分西北，皆南近中國。”錢大昕通鑑註辯正二駁之，已引見周傳校註。馬氏獨謂胡註“此說似較允當”（同上二二頁註2），是不可不加以討論的。（一）北族對姪、甥與子輩之間，亦有區別。（如關特勒碑云“朕昆弟、姊妹之諸子及朕諸幼王子。”）據隋傳，爾伏統東面，步離居西方（胡註“所部分西北”是錯的，應言“分東西”），皆他鉢之姪，今說“兩個兒”，究有不合。（二）他鉢總制全國，分藩之貢獻，是部族制度本分事，不應作“但使……”“常……”之不定語氣。（三）分統東西則在方位爲兩翼，今曰“在南”，於位置上說不過去。（四）最要是周傳所用之“物”字，隋唐時代對外之賞遺，常曰“賜物”若干，“物”均指絲織品而言。此外如隋文帝詔：“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沙鉢略表：“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以上二事均見隋傳）；創業起居註一：“義士等咸自出物，請悉買之（馬也），”李大亮疏：“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舊唐書六二。化龍池本太平寰宇記“物”作“絹”。）貞觀廿一年六月詔：“知見在沒落人數，與都督相計，將物往贖”（元龜四三），用法無不如

此。至於“畜牧部落的首領，主要是以馬回贈”(同前引考古學報四三頁)，可見“何憂無物”的話萬萬不適用於爾伏二人。(五)在記述他鉢的話之前，周傳說：“朝廷既與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結之，他鉢彌復驕傲。”隋傳亦云：“周、齊爭結姻好，傾府藏以事之，佗鉢益驕。”其與他鉢的話互為聯結，文甚顯然。馬氏書亦嘗注重周、齊兩方之饋送，估計每年至少有絲絹二十萬段(同前引一〇四頁)。倘依胡註立解，頗嫌自不呼應。(六)原夫胡氏立說，或因“兒”字難解，亦許反抗外人之蔑視，然而無可疑也。游牧部族之習慣，勢優者對勢劣者常以父輩自居，故唐太宗說延陀父事我，默啜請為武后子，毗伽認玄宗為父，毗伽死，伊然繼位，玄宗勅書依舊稱為兒可汗。他鉢視周、齊如兩兒，無非當日爭事突厥所致。綜此觀之，胡註不可信據也明矣。這一段辯論並不是咬文嚼字的考證，而是反侵略的重要問題。唯其突厥初時憑藉優勢，對北朝東西兩方，採取漁人態度以實行侵略，才迫使我國不能不急圖自衛，而引起隋文帝施行反間、唐太宗擒伏頡利等一串連事實，並非隋、唐敵視突厥帝國之形成，加以破壞。倘照胡氏解釋，則蒙蓋了突厥當日對華之野心，抹煞史實，是非不明，使沙畹責備隋、唐之譾言，得以朦混世人耳目矣。

一九五七年九月仲勉附記。

突厥史料參考書目

所舉者只史料來源，約以時代先後爲次；其屬於考證文字者不復列出。在括弧內的名稱，是本書中常用的簡號。

魏收魏書

庾信庾子山集

李百藥北齊書

斛律德棻等北周書

長孫無忌等隋書

李延壽北史

突厥人墓誌

歐陽詢等藝文類聚

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

許敬宗等文館詞林

道宣續高僧傳

道宣大唐內典錄

道世法苑珠林

阿史那忠碑

楊炯盈川集

薛國公史夫人李氏造像

契苾明碑

契苾嵩誌

陳子昂陳拾遺集

張鷟朝野僉載

智昇開元釋教錄

毗伽公主誌

張說張說之文集

突厥文噉欲谷紀功碑

闕特勤碑

突厥文闕特勤碑

杜孚誌

突厥毗伽可汗碑

突厥文突厥毗伽可汗碑

吳兢貞觀政要

張九齡曲江集

韋述兩京新記

開元天寶殘史書

王忠嗣碑

突厥文回紇毗伽可汗碑

寇洋誌

劉元尚誌

劉餗隋唐嘉話

顏真卿顏魯公集

杜佑通典

蘇日榮誌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

呂溫呂衡州集

劉肅大唐新語

李德裕李文饒文集

杜牧樊川集

趙璘因話錄

光啓元年寫本地理

全唐文(全文)

全唐詩

王溥等唐會要

劉昫等舊唐書(舊書)

薛居正等舊五代史

姚鉉唐文粹

李昉等太平御覽(御覽)

李昉等太平廣記(廣記)

李昉等文苑英華(英華)

樂史太平寰宇記(寰宇記)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元龜)

歐陽修等新唐書(新書)

司馬光資治通鑑(通鑑)

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考異)

司馬光稽古錄

歐陽棐集古錄目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王應麟玉海

托克托等宋史

托克托等遼史

目 錄

上 冊

卷首	引言及編例 編後再記 突厥史料參考書目	3
卷一	編年 起西魏大統八年,訖北周大象二年。	15
卷二	編年 起隋開皇元年,訖仁壽四年。	45
卷三	編年 起隋大業元年,訖大業十三年。	86
卷四	編年 起唐武德元年,訖武德九年。	115
卷五	編年 起唐貞觀元年,訖貞觀十二年。	172
卷六	編年 起唐貞觀十三年,訖貞觀二十三年。	218
卷七	編年 起唐永徽元年,訖弘道元年。	269
卷八	編年 起唐嗣聖元年,訖長安四年。	308
卷九	編年 起唐神龍元年,訖開元十年。	362
卷十	編年 起唐開元十一年,訖天寶十四載,並附錄。	421

下 冊

卷十一	突厥本傳校註(周書,隋書,北史,通典)	499
卷十二	突厥本傳校註(舊唐書,太平寰宇記)	553
卷十三	突厥本傳校註(新唐書) 突厥雜纂	607
卷十四	突厥屬部傳校註	662
一、	鐵勒(隋書,北史,通典,舊唐書,太平寰宇記)	662
二、	薛延陀(通典,太平寰宇記,新唐書)	695
三、	迴紇或回鶻(通典,舊唐書,太平寰宇記,新唐書)	705
附: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二七中突厥回紇考	721
四、	結骨或黠戛斯(通典,太平寰宇記,新唐書)	724

五、僕骨(通典,太平寰宇記,新唐書).....	733
六、同羅(通典,太平寰宇記,新唐書).....	735
七、拔野古(通典,太平寰宇記,新唐書).....	737
八、思結(同下[十]).....	739
九、渾(新唐書).....	739
十、斛薛(通典,太平寰宇記,新唐書).....	740
十一、契苾羽或契苾(通典,太平寰宇記,新唐書).....	741
十二、阿跌(通典,太平寰宇記,新唐書).....	743
十三、都波或都播(通典,太平寰宇記,新唐書).....	744
十四、骨利幹(通典,太平寰宇記,新唐書).....	747
十五、多濫葛或多覽葛(通典,太平寰宇記,新唐書).....	750
十六、奚結(同前[十]).....	751
十七、白霫(通典,太平寰宇記,新唐書).....	751
附:霫(通典,舊唐書,太平寰宇記).....	751
十八、歌邏祿或葛邏祿(太平寰宇記,新唐書).....	758
十九、拔悉彌或拔悉密(通典,太平寰宇記,新唐書).....	760
附:駁馬(通典,太平寰宇記,新唐書).....	761
唐代漠北突厥諸部占地概說.....	765
卷十五 突厥部人列傳碑誌(中文類)校註.....	775
周書武帝阿史那皇后傳 北史周武帝阿史那皇后傳.....	775
突厥人澈墓誌銘.....	777
舊唐書阿史那蘇尼失傳 子忠附 新唐書阿史那忠傳.....	777
阿史那忠碑.....	779
舊唐書阿史那社爾傳 新唐書阿史那社爾傳.....	787
新唐書執失思力傳.....	791
舊唐書契苾何力傳 新唐書契苾何力傳.....	792
薛國公史夫人李氏造像.....	801

契苾明碑·····	801
毗伽公主墓誌·····	809
契苾嵩墓誌·····	825
闕特勤碑·····	827
苾伽可汗碑·····	840
康阿義屈達干碑·····	850
史繼先墓誌·····	855
卷十六 突厥文碑(譯文類)註釋 ·····	857
噉欲谷紀功碑·····	857
闕特勤碑·····	877
毗伽可汗碑·····	908
附錄一卷 ·····	927
古突厥文字母略釋·····	927
蒙古之突厥碑文導言·····	929
論希臘史所載六世紀之突厥歷史(阿哇爾問題)·····	941
突厥各朝傳略·····	962
狄名探原·····	1042
突厥與兜鍪·····	1044
桃花石之新釋·····	1046
敕勒與鐵勒、高車與回紇之別(附論丁令、烏護)·····	1059
大人說·····	1062
安北、單于兩都護府領州考·····	1066
外蒙於都斤山考·····	1076
書畫鑒賞家之“特健樂”·····	1090
揭出中華民族與突厥族之密切關係·····	1093
闡揚突厥族的古代文化·····	1110
突厥語及其相關外語之漢文譯寫的考定表·····	1123

卷一 編 年

起西魏文帝大統八年壬戌，訖周靜帝大象二年庚子。

西魏文帝大統八年壬戌（東魏孝靜帝興和四，梁武帝大同八，——五四二。）

八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

（周書二七字文測傳。）

按：此是突厥最初見，且有年分可考者，通鑑失書。然傳謂先是預遣居民入堡漸避，則突厥之興，更可上溯於魏也。

伯希和云：“中籍之突厥，係 Türk 之譯名，學者意見今已一致。但就譯寫論，當然不是突厥語的寫法。古突厥碑僅著錄 Türk(Türük)，其複數應作 Türklär，可是，當然令人想到 *Türküt 或即是一種蒙古語名的複數，質言之，在聲母後作 -ut (-üt)，是也。”（通報一九一五年六八七——九頁。）余按依董衝唐書釋音，厥、九勿切，以高本漢切韻還原拼之，則厥音約如 kjuət，與續通歷——緒作突屈(k'juət)者，音幾無異。又 Türk 在 Mahrnāmagh 作 twrk，在闐文作 ttrrūki, ttürki, 西藏文作 drug, dru-gu，因藏文罕用 tr- 而喉音收聲祇有 -g 故也（TRAS. Jan. 1939）。希臘文作 Toürkōū 或 Trürkouss。

Türk 之意義，V. Thomsen 氏以爲力、權(strength, power, ZDMG. LXXviii, 122), F. W. K. Müller 氏亦釋 ärk türk 爲能及權(might and power; Uigurica, ii 97)。說者疑其初似是一箇部落或更是一箇統治家族之名，在嚙昆河碑文中，türk 之字義，似偏近於政治方面而非種族方面，內有云：“我突厥，我民衆，”(闕碑東十八，毗碑東十六及南十行。)其意可見也。

Parker 韃靼千年史云：“突厥出自匈奴之 Assena 族，魏太武延和二年(西元四三三)，因魏人用兵沮渠，有五百家逃歸蠕蠕。所居之山，狀類兜鍪，遂得突厥之號，突厥語中今尚有稱兜鍪爲 Durko 者。”(Sykes 波斯史上卷四五四頁。)所舉突厥語原，尙待證實。

括地志：“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史記匈奴傳正義。)元和志四、連谷縣云：“本漢圓陰縣地，……隋文帝於此置連谷鎮，煬帝改爲連谷戍，大業十三年廢戍，貞觀八年於廢戍置連谷縣，屬勝州，天寶元年割屬麟州。”按本文言測請置戍兵，連谷設戍，或不自隋代始。

西魏文帝大統九年癸亥(東魏武定元，梁大同九，——五四三。)

西魏文帝大統十年甲子(東魏武定二，梁大同十，——五四四。)

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乙丑(東魏武定三，梁大同十一，——五四五。)

按：是歲宇文泰遣酒泉胡安諾槃使突厥，見周書突厥傳，通鑑是年始見。

西魏文帝大統十二年丙寅(東魏武定四，梁四月改中大同元，——五四六。)

西魏文帝大統十三年丁卯(東魏武定五，梁四月改太清元，——五四七。)

西魏文帝大統十四年戊辰(東魏武定六，梁太清二，——五四八。)

西魏文帝大統十五年己巳(東魏武定七，梁太清三，——五四九。)

西魏文帝大統十六年庚午(東魏武定八，北齊文宣帝五月改天保元，梁簡文帝大寶元，——五五〇。)